

焦里堂的力行哲學

查 猛 濟 著

溫州戰地圖書出版社發行

焦里堂的力行哲學

~~~~~ 著 查 猛 濟 ~~~~~

~~~~~ 溫州戰地圖書出版社發行 ~~~~~


焦里堂的力行哲學

三 著 濟 猛 查 三

中華書局印製版印刷廠承印

溫州五馬街

焦里堂的力行哲學目次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敍說..... | 一 |
| 二、方法論..... | 六 |
| 三、批評論..... | 四〇 |
| 四、結言..... | 五七 |

焦里堂的力行哲學

海甯查猛濟著

一、敘說

焦循（1763—1820）在以『漢學』為中心的『乾嘉時代』學術思想界中，所以能夠別樹一幟而造成『通情達變』的學風，就因為他能夠打破『漢學』家法，拋却『宋學』師承，不囿於『據守一隅』的陋見，而以『訓故』來發明『義理』，以『義理』驗之於『行習』，『建立』『行為派』的哲學思想，所以我把他的哲學定為『力行哲學』。這個名詞。關於焦氏的事迹，散見於阮元的定香亭筆談、王豫的羣雅集、阮亨的瀛舟筆談、江藩的漢學師承記、李斗的揚州畫舫錄以及阮亨的淮海英靈續集，而最詳於阮元的本傳。阮元所作通儒揚州焦君傳說：

焦君名循，字里堂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，分縣為甘泉人。曾祖源，江都縣學生，為周易之學。祖鏡，父蔥，皆方正有隱德，傳易學。君生三四歲即穎異。八歲，至公道橋阮氏家，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。曰：『此當如楚辭讀皮水切，不當讀如縫。』阮公廣堯大奇之，遂以女字之。年十七，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。年二十二，補廩膳生。次年，丁父暨嫡母謝艱，自殮及葬，八閱月未櫛沐，食臥不離喪次，其哀毀。

焦里堂的力行哲學

弟微讀書，自教之。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；超宗與君幼同學，君始用力於經。超宗歿，君理其喪，作招亡友賦哭之。歲乙卯，元督學山東，招君往游，遂自東昌至登州，有山左詩鈔一卷。嘉慶歲丙辰，元督學於浙，復招君游浙東。有浙江詩鈔一卷，歲庚申，元撫浙，招君復游浙。辛酉春，歸揚州，秋，應鄉試，中式舉人，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，先生曰：「吾知子之字曰里堂，江南老名士，屈久矣。歲壬戌，復招君游浙，冬，歸揚州。」歲乙丑，有勸君應禮部試，且資之者。君以書辭之，曰：「生母殷病，雖愈而神未健，此不北行之苦心，非樂安佚、輕仕進也。殷竟以夏病冬卒，君哀毀如初，克盡其孝。除喪後，小有足疾，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，閉戶著書，葺其老屋，曰半九書塾，復構一樓，曰雕菰樓，有湖光山色之勝，而讀書著書恆在樓，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。歲庚辰夏，足疾甚且病瘡，以七月二十七日卒；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，得年五十有八。妻阮氏子廷琥，廩生；孫三，投易，授書，授詩。」

里堂的乳名，叫做橋慶。傳中没有敘及，在他文集裏有一篇書徐文長集後，記載一段故事：

猶三歲依嫡母謝孺人至十六歲未暫離。乾隆乙巳，嫡母以滯下病不起，時余年二十有二。明年丙午，大饑。又明年丁未，始餬口授徒於城中壽氏宅。甫之館之夕，夢

嫡母自門外至。如幼時撫摩鞠育，呼乳名曰，橋慶被薄，吾受爾寒。急開目無所見，一燈在凡上尚明，迄今二十有七年，余年且五十有一矣。閱文長所爲感夢祭嫡母文，憶舊時夢，痛楚不能已，因而書之。

雕菰集卷十八

阮元的通儒揚州焦君傳又說：

君善讀書，博聞強記。識力精卓，於學無所不通。著書數百卷。尤造於經。於經無所不治。而於周易孟子專勤成書。……

里堂對於『易學』最大的特點，就在本卦和他卦的相互關係上發明了『旁通』、『相錯』、『時行』這三種的現象。惟其注重於『卦』的『相互關係』，所以他解釋『孔子讀易章編三絕』這句話，也和自來一般的講法完全不同。文集中讀易章編三絕解說：

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章編三絕。門人問曰，孔子天縱之聖，何至於易而不能解一章編至於三絕。是因而知之矣。吾子學易有年，請解其義。余解之曰，孔子讀易章編三絕，非不能解也，正是解得其參伍錯綜之故。讀至此卦此爻，知其與彼卦彼爻，相比例引申，遂檢彼以審之。由此及彼，又由彼及彼，千脉萬結，一氣貫通，前後互推，端委迭見，所以章編至於三絕。即此章編三絕一語，可悟易辭之參伍錯綜。孔子讀易如此，後人學易無不當如此，非如此不足以知易也。若云，一見不

焦里堂的力行哲學

四

解，讀至千百度至於韋編三絕乃解，失之矣。

——雕菰集卷九

里堂從『參伍錯綜』中發見孔子的『治學方法』可說是真能得孔子用心的精微處，而他對於易學所用的工夫，可算是最忠實的『述者』了。我現在再把里堂所有的著作略舉在下面：

易通釋二十卷

易圖略八卷

易章句三卷

易餘齋錄二十卷

易話二卷

注易日記三卷

易廣記三卷

孟子正義三十卷

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

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

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

以上三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種

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

禮記鄭氏注杜疏三卷——以上五種總稱羣經補疏一

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

論語通釋一卷

羣經宮室圖二卷

毛詩草木虫魚律十一卷

書義叢鈔四十卷

天之一釋二卷

開通釋一卷

湖北小志六卷

揚州足徵錄一卷

邦記六卷

里堂道聽錄五十卷

雕菰集二十四卷

詞三卷

詩話一卷

焦里堂的力行哲學

清代主張『力行』的學者，應該首推顏元、李塨兩家。里堂治學的態度，和習齋、恕谷大指相像。但是正義自序歷引過去各家的著述，却没有提及顏李。或者當時還未見其書。里堂的思想，受實齋、原的影響最大，而能兼得其長處。所以里堂的『力行哲學』自有一個獨立的體系。我著意著一部『清儒的力行哲學』而尚未完成。現在先把里堂的哲學思想整理出來，寫成這部『焦里堂的力行哲學』分『方法論』和『批評論』兩部，以便研究。這書所貢獻於讀者的，也可以說是『清儒的力行哲學』全部的橫斷。

二、方法論

里堂在『力行』的『方法』上要想建立一種哲學的體系，第一部份，提出了『格物』；第二部份，提出了『一貫』；第三部份，提出了『權變』。這三個綱領本來是儒家哲學上固有的習語，但他却參以自己的新見，而成為他力行哲學思想的中心。所謂『格物』，是分析（Analysis）的方法，所謂『一貫』，是歸納（Induction）的方法；所謂『權變』也就是比較（Comparison）的方法。現在我且把他這三種方法的理論分說在后面：

一、格。物。說。『力行』的開端，雖從自我的個人方面出發，但最後必須要歸到推己及人乃至推己及物，方能表見其『力行』的價值。里堂在實驗這種格物方法的時

候，先在人己之間發見一個「恕」字，以為無論於家治國平天下，其至高無上的「力行」方法，不外乎「格人之所惡」和「格人之所好」。他在格物解一中說：

格物者何？絜矩也。格之言，來也；物者對乎己之稱也。易傳云，遂知來物，物何以來？以知來也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則足以格人之所惡；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則足以格人之所好，為民父母，不過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。用之於家則家齊，用之於國則國治，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。物格則知所好惡；誠者，誠此好惡也。故曰，如好色，如惡惡臭。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，能格物以致知也。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子之碩，不能格物以致知也。故格物者，絜矩也；絜矩者，恕也。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，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不能物，則所藏乎身不恕矣。

里堂並不主張「絕己之欲」，祇要「以我之所欲所惡，推之於彼」。同時人家也「以彼之所欲所惡，推之於我」。用「推」的手段來達到「恕」的目的，雖是自來儒家實行「恕道」的成法；但以「我之推」引起「彼之推」，這種「力行」的共鳴作用，實是里堂的「力行哲學」方法上的新發見。看他在格物解二篇中說：

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聖人於己之有夫婦也，因而知人亦欲有夫婦，於己之有飲食也，因而知人亦欲有飲食。安飽先以及父兄，因而及妻子。人人觀其親，長其

長，而天下平矣。於是與人相接也，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於彼，彼亦必以彼之所欲所惡，推之於我。各行其恕，自相讓而不相爭，相愛而不相害，平天下，所以在絜矩之道也。孟子稱公劉好貨，太王好色，與百姓同之，使有積倉而無怨曠，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以來，修己安天下之大道，若必屏妃妾，減服食，而於百姓之飢寒此難，漠不關心，是克伐怨欲不行，苦心澤身之士，孔子所謂難而非仁者也。絕己之欲，不能通天下之志，物不可格矣。

里堂又從『能推』和『不能推』的差別上，判別出『欲寡』和『欲多』的利弊來。他以爲『欲』是『力行』的原動力，所謂『舍欲則不可以感通乎人』。有了這種原動力，纔得從『寡欲』漸至於『窒欲』。由『窒欲』而轉變到『從心所欲』的境界，所謂『從心所欲』是格物的最後的結果，到此地步已是極簡易而自然的境界，不必苦心勞形去『遏欲』、『絕欲』而然合於法則，所以又用『絜矩』的『矩』字來解釋『不踰矩』的『矩』字，這樣看來可以明白里堂『格物之學』的統系了。這層意思，他在格物解三篇中說得非常周到：

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故格物不外乎欲己與人同此性，即同此性。舍欲則不可以感通乎人；惟本人以爲感通之具，而欲乃可窒。人有玉而吾愛之，欲也。若推夫人之愛玉，亦如己之愛玉，則攘奪之心息矣。能推則欲由欲寡，不能推斯欲由欲多。

不知格物之學，不能相推，而徒曰遏其欲，且以教人曰遏其欲，天下之欲可遏乎哉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，矩即絜矩之矩。以心所欲爲矩法，而從之不踰者，所惡於上，不以使下也。所惡於下，不以事上也。所惡於前，不以先後也。所惡於後，不以從前也。所惡於右，不以交於左也。所惡於左，不以交於右也。向也求於子臣弟友而反求未能者，未能從心所欲不踰矩也。從心所欲不踰矩，格物之學也。

二、一。貫。說。成己及物的方面很多，倘沒有一個綜合的看法，則對於己物之

間的應付方法，不免紛歧而莫擇。里堂所要力行的對象專從和一般人相同的方面着眼，所以他這種「一貫說」的歸納方法，也就本於「天下同歸而殊途」的觀念。要知道「一貫」並不是「執一」，思想的形成，由於「事事欲出乎己」，因此就產生「嫉忌之心」，結果「不與人同而與人異」。這層道理，他在一「以貫之解」中，說得非常詳盡：

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，曾子曰：「忠恕而已矣。」然則一貫者，忠恕也。忠恕者何？成己及物也。孔子曰：「舜其大知也與！舜好問，而好察通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」孟子曰：「大舜有大焉。善與人同。舍己從人，樂取於人以爲善。舜於天下之善，無不從之，是真一以貫之，以一心而容萬善，此所以大也。」孔子告顏淵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惟克己，斯能舍己。人惟自據其所學，不復知有人之善，故

不獨適言之不察，維明知其善，而必相持而不相下。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，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，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爭，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，其始緣於不起，不能舍己克己，善與人同，終遂自小其道，近於異端。始明於聖人一貫之指何，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雖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，例諸天下之性情；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，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，故有聖人所不知，而人知之；聖人所不能，而人能之。知己有所欲，人亦各有所欲；己有所能，人亦各有所能。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，因材而教育之，因能而器使之，而天下之人，共包函於化育之中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是故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，保邦之本也，己所不知，人豈舍諸？舉賢之要也。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力學之基也。克己則無我，無我則有容。天下之量。有容天下之量，以善濟善，而天下之善場；以善化惡，而天下之惡亦隱。賈者，通也，所爲通神明之德，類萬物之情也。惟事事欲出乎己，則嫉忌之心生；嫉忌之心生，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。不與人同而與人異，執一也，非一以貫之也。易傳曰：天下何思何慮？天下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。何思何慮，言何爲乎思，何爲乎慮也。以途既殊，則慮不可不百；慮百則不執一也。何晏引此解一以貫之，而倒其文，以爲殊途而同歸，百慮而一致。申之曰：知其元

，則衆善舉矣。韓伯原注易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，塗雖殊而歸同，慮雖百其致不二。苟識其要，不在博求，一以貫之，不慮而盡矣。莊子引記曰，通其一而萬事畢。此何晏韓康所出也。夫通於一而萬事畢，是執一也，非一以貫之也。貫則不執矣，執則不貫矣。執一則其道窮矣，一以貫之，則能通天下之志矣。同人，於野利，君子貞，一以貫之之謂也；否之匪人不利，君子貞，執一之謂也。以執爲貫，是以鳥喙爲嘉蔬，認鴝鵒爲鸞鷟焉矣。孔子又謂子貢曰，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？曰然，非歟？曰，非也，吾一以貫之，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，曰，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次者，次乎一以貫之者也。多學而後多聞多見，多聞多見，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，執一而不博。然多仍在己，未嘗通於人；求通於人，僅爲知之次，而不可爲大知。必如舜之舍己從人，而知乃大。不多學則蔽於一曲，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。乃博學則不能皆精，吾學焉，而人精焉，舍己以從人，於是集千萬人之知，以成吾一人之知，此一以貫之，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。孔子非不多學而識，多學而識，不足以盡。若曰，我非多學而識者也，是一以貫之者也，多學而識，成己也。一以貫之，成己以及物也。僅多學而未一貫，得其半未得其全，故非之。自何晏，韓康蔽於莊老，誤以何思何慮爲不思不慮，而一貫之義，遂戾謬而不可以訓。非思慮不能貫，但多學而識而不貫之者，正由不思不慮也。多識

於己而又思以通之於人，此忠恕也，此一貫之學也。

里堂既說明「一貫」不是「執一」，所以主張「名學而識」，繼之以「舍己從人」的精神。他反對兩漢經學家編於考據的方法，就因為做考據的工夫的學者，堅持己見而不肯「舍己從人」，這就是「執一」而不是「一貫」，因此他在上下兩篇攻乎異端解中，又詳細分辨「執一」和「一貫」的不同。上篇說：

論語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讀者以為指楊墨佛老；於於為程朱之學者，指陸氏為異端，而王陽明之徒，又指程朱為異端，此二字遂不啻洪水獸狂，亂臣賊子，正不必然。攻猶摩也，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，靡即摩，摩即攻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他者，異也。攻者，碰切磨錯之也，已者止也。冬持一理，此以為異己也而擊之，彼亦以為異己也而擊之，未有不咸其害者豈孔子之教也？異端猶云兩端，攻而摩之，以用其中而已。漢賢良策問云，或曰，良玉未琢，又云，非文無以輔德，二端異焉。然則異端之云，第謂說之不同耳。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，異端將盡，世路方夷。則凡異己者，通稱為異端至晉世猶然也。韓詩外傳云別，雖類使不相害，世序異端使不相悖。此即發明論語之義，蓋異端者各為一端，彼此至異，惟執持不能通則悖，悖則害矣。有以攻治之，所謂序異端也，斯害也已，謂使不相悖也。彼此碰切磨錯，使紊亂害於道者，悉順而和焉，攻為序，序者時也。一人冬夏俱裘，悖

矣，一人冬夏俱葛，悖矣。一人冬夏不裘不葛而俱以袷，亦悖矣。所以悖者失其序也。互相攻錯，令裘屬之冬，葛屬之夏，袷屬之春秋，則皆不失其序，而害止矣。大學，斷斷兮無他技。鄭注云，他技異端之技也。經文自發明云。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，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，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有容而若己有，則善與人同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爲利。媚疾不通，則執己之一端，不能容人，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於殆，殆即害也。害止則利也。有兩端則異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則有以摩之而不異。相觀而善之謂摩，人異於己，亦必己異於人，互有是非，則相觀而各歸於善，是以我之善觀彼，以摩彼之不善，亦以彼之善觀我，以摩我之不善也。故任昉撰王儉集序云：攻乎異端，歸之正義，義者，宜也。歸之於宜，何異之有？漢范升以費氏易左氏春秋爲異端而排之，陳欽誨左氏孤學少與；遂爲異家之所覆冒，此又以斥左氏爲異家，異家爲異端，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：三代異物，損益隨時，故先帝博觀異家，各有所采，易有施孟，復立梁邱；尚書有歐陽，復立大小夏侯；三傳之異，亦猶是也。荀子曰，聖人兼陳萬物。而中縣衡焉，中縣衡。則有以序之，此損益所以隨時也。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，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，就設異端，百家互起，康成依方辯對，咸出問表，皆得所未聞，莫不嗟服，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，故各爲一端以難之，康成本通儒不執一，故依